

驚夢——《台北人》讀後心得

當我們走過這城市，看見路牌上標註著錦州漢口、歸綏遼寧，不難覺出這城市雖地處海島，卻不啻是大陸地圖的縮影。

如果將時間拉回國民政府初遷至此，這一切便顯得再自然也不過——然而那是個怎樣的時代？身處台北，籍貫上卻寫著桂林或合肥，所有繁華絢麗記憶都只存在於過去，眼前是十里洋場傾頹後的荒漠，過去與現在，身分上、時間上的矛盾應當如何安置？

《台北人》中，白先勇所描繪的就是這樣一群仍與過往無法做出切割的遷台人士，無論是年邁將軍僕公又或舞場領班金兆麗，他們都有一個念茲在茲的對象，精神上永不摧毀的核心，此一核心支持著他們在不復往昔的現今繼續活下去。今昔相較自然有落差，但最叫人悲哀的不過還是連這核心也是無可重返的。一切都過去了，時間還在前進，而且越是如此就和那個縈懷的當年隔得越發遙遠，而我們真能留下的是甚麼？又該如何自處？

譬如《遊園驚夢》，得月台崑腔梅派傳人錢夫人藍田玉赴舊友竇夫人的聚會，宴上擺了一只插滿金骨紅肉龍鬚菊的天青細瓷膽瓶，兩側對圍著黑絨底灑醉紅海棠葉沙發。然對著皺紋已爬上眼角頰畔的舊故，錢夫人忍不住將這些與記憶裡燈紅酒綠的南京時代做出聯結，那些如流水般流過這十多年來的人們頓時湧現，那是秦淮河畔台上的伶人、是年紀大得可以當爺爺的將軍丈夫，是白樺樹一夕歡會後即失去的鄭參謀……

但這張致矜貴的場景畢竟不是當年笙歌達旦的梅園新村。藉著崑曲牡丹亭所不斷再現的過往幽靈再此最重要的暗喻即其已為過往的事實，故越追憶而越知悉其不可得。透過意識流的手法，作者使錢夫人在兩種不同的時間線來回切換，最終以一句：「五阿姊，該是妳驚夢的時候了。」一與雙關，豁然使她徹底地驚夢了，體悟到當年南京的諸般勝景如今畢竟盡付斷井頹垣，連那個使她這輩子只活過一次的鄭參謀，說穿了也只是「沒亂裡看春情難遣」。

書前歐陽子分析白先勇小說中人物的共相即是都徘徊於今昔之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的話印證於此，更能顯出其論述之精闢深徹。夜宴上衣香鬢影再逼真，也不過是往昔片段的再現，觸目所見的一切其實皆已改易，韶華與愛情短暫出現過又永遠消失了，傷痛於是煙霧般的惘惘罩上了心頭。

篇名取作《遊園驚夢》，不難使人想起明代湯顯祖《牡丹亭》，事實上兩者之間確實也關係匪淺。牡丹亭原型裡，杜麗娘對青春情慾的初次啓蒙就在姪紫嫣紅

開遍的春日花園，之後因思春而夭亡，又為暮色還魂。她所傷煩憾恨的是什麼？難道不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好風佳景裡在幽閨自憐，終至春去人老嗎？如果不是此一極盛與極衰的強烈對照，少女杜麗娘又怎麼會意識到她所處的精神荒原，進而歷經死亡與復活？情色啓蒙使她的心理完整成長，其追尋冒險的形象也真是符合那句批註：「情不知何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但錢夫人早已過了少女杜麗娘的年紀，她唯一嘗試過的冒險是和將軍丈夫身邊參謀的婚外情，並且她失敗了，縱使這當中她獲得了精神上、情慾上的快樂，隨即而來的失戀則使她更難忘懷這段韻事。相較於《牡丹亭》裡美夢成真的大團圓式結局，錢夫人的人生無非是春夢一場，醒後便立刻面臨到這無可挽回、不斷墮落的現實，其蒼涼可想而知。

如果說白先勇在《遊園驚夢》中對時間之悵惘僅止於此，未免太小覷白先勇了。事實上如同他在本書中所題獻的對象——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歷史痕跡在白先勇小說中俯拾可得，除了他所描寫的小說人物需要這背景作為幫襯，難道在當下與歷史的拉鋸間，我們無法看清人物在當下的困境正源於其對歷史——無論歷史事實又或個人的歷史解釋——揮之不去的創傷？《遊園驚夢》裡錢夫人親身直視人生中幾個最重要的節點，並目睹它在人世變遷裡的轉變。縱使她已對這些做出揮別的手勢，已體悟到浮生若夢此一戲台上搬演過無數回的真理，可視若要說這使她產生柳暗花明式的心境轉變，不如說這飽含了「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那樣的無奈傷懷滋味。

不斷重複，不斷消逝，明知道再也回不去了，卻依舊牽腸掛肚。比起《牡丹亭》，白先勇更寫實地道盡一個時代的陷落與對此的緬懷，但這原本就是時間的本質，無人能在時光洪流裡逆流直上，就算小說中的主角們盡回故土，但時光流轉，記憶中的理想國極可能已不復當初，焉知此一衝擊沒有更令人痛心？小說中的主角都是為時間所恣肆操縱的玩偶，他們所懷想的一切根本不能實現。

如同五四後風靡上海灘，見識人生中諸般浮華與儉俗的張愛玲那句名言：「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時間這個大夢中，很難說我們是否有能力、或何時才會醒來，我們無法預期，並且向來無法避免起因於此的種種毀壞。

小說當然可以寫到某處，使大夢初醒的錢夫人回過神來，沏一壺新茶，但人生的可變性當然遠大於此，因此我們書寫時間、談論時間，無論小說家又或讀者都免不了要處理時間這個題材，但時間它一如以往，不願給予任何直接的回應，它只是繼續重複它自己，沒有留下太多遺憾的餘地。